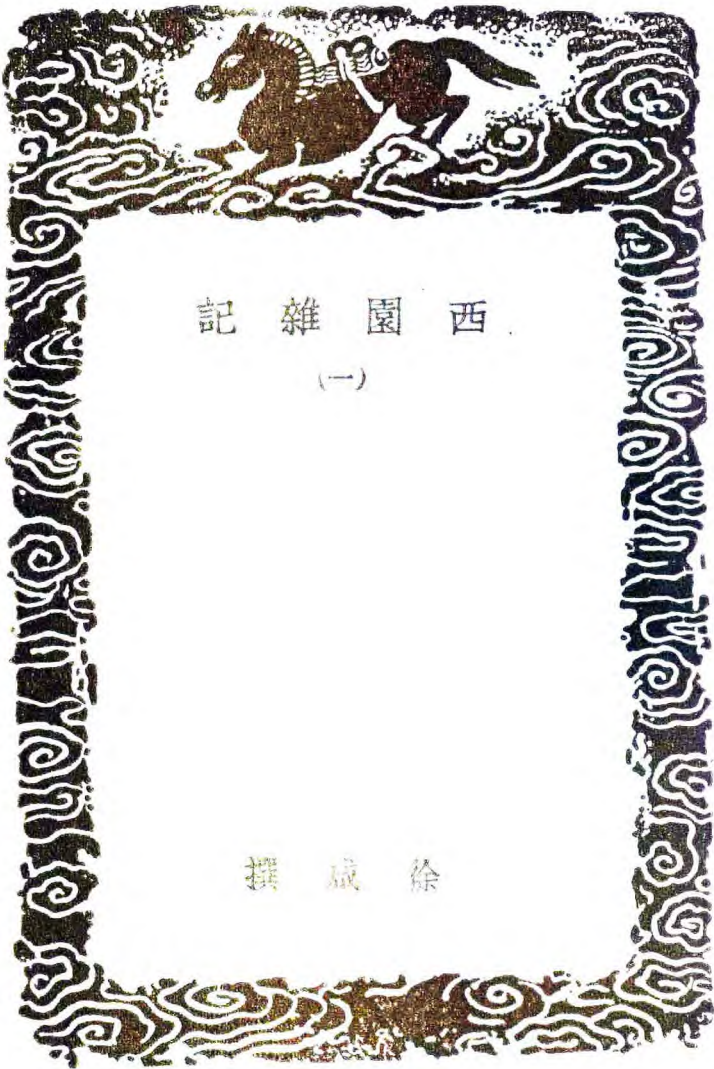


西園雜記  
一





西園雜記

(一)

徐咸撰

徐襄陽西園雜記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二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太祖開基建康升建康爲應天府

太祖遷都北

平升北平爲順天府

今皇上興自安陸升安陸

爲承天府與宋太祖以歸德節度使登極升宋州

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并州爲大原府高

宗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同一揆也

太祖遊西苑命四輔官杜敷龔敷趙民望李祐吳

源侍宴相與聯句 太祖首倡云踞盤龍虎肇豪

英杜云五色卿雲炫日明吳云王氣瑩然垂景象

龔云民風樂爾見昇平趙云山河百二金陵最李

云宇宙千秋帝業成 太祖復云暗憶六朝興替

事杜足云禎祥來盡又加禎亦一時之盛予謂末

句意不相屬當用君臣交儆以保有王業意接第

七句便有虞廷君臣交相責勉氣象矣

國初寧海布衣葉允上 太祖書論武事一綱三

目其大意謂用兵之要在胸中有一定之規模宜

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

珎之歸順取閩越之上地卽建康以定都招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窺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其三目卽一取張九四二取溫台處三取福建時僞漢雖已平而元李平章察罕方以書招誘 太祖故允云云卒之平吳平越平閩然後北伐混一天下次第皆如允言亦竒士也後不知其所終

吁嗟乎元季禍亂相糾纏羣雄競角力干戈易麾

拳妖徒白蓮社僭踰于其間

韓山童子林兒僭踰龍鳳宋主居亳州

奔走無定在不啻風巢懸天暇京都城累表請伊

遷

太祖定鼎金陵遣廖永忠奉表請林兒遷都

舟沉瓜埠水魂應隨杜

鵠

舟至瓜埠永忠鑿沈林兒舟家屬俱溺死

宜興楊統制其義亦堪憐

揚名

興言感龍鳳連貶弗自全

興國開舟沈嘆言當存其後貶景東

千戶飲藥死

永忠肇此圖伯溫炳幾先謂彼牧豎子寶

歷當聖傳

見朔運錄

大事從此定

皇心良皦然尋賜

永忠死

見通鑑博論

而楊蒙賞延

復興國之後

聖神本天授

草昧久迤邐依郭起靈跡歸韓亦從權吳元改洪

武龍飛遂統天陽升燭火熄神光照八埏綱常一

以正天風掃胡羶于茲聖繼聖於昭萬斯年右感

古一篇越人王綆所作其事見通鑑博論乃洪武

一十四年寧王撰進者綆官宜興聞之楊統制孫知縣勲得其詳故作是詩史筆也予遊太學時越士元士龐爲予言故記之劉辰國初事蹟云太祖以永忠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或者假此以殺之耳

太祖登極後時微服獨行以察民情一日登某寺樓值雨倚欄賦詩曰微微細雨灑斑竹陣陣輕風吹落花吟數次欲結之久未得有一士在旁續之曰獨立倚欄閒眺望乾坤都屬帝王家太祖大喜問是何人對曰某下第舉人也卽勅吏部官以

要職復以試官遺才悉奪聘禮而罪之士之遭遇亦偶爾如此

國初功臣惟魏公徐達鄂公常遇春曹公李文忠衛公鄧愈信公湯和黔公沐英及誠意伯劉基爲最自永樂後惟魏黔二公世其爵餘皆坐事革除弘治間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始詔訪常李湯鄧及誠意之後行取赴京常曾孫復鄧玄孫文炳李玄孫璿湯玄孫紹宗各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俾奉其祀誠意九世孫瑜亦授處州衛指揮嘉靖中今皇上以開國元勛子孫宜與國同休詔封常之



後玄成懷遠侯李之後沂臨淮侯鄧之後繼坤定  
遠侯湯之後祐賢靈壁侯而誠意孫瑜亦仍伯爵  
甚盛舉也

建文死事之臣錄者多矣予復考得數人列之于  
左以候纂入者采焉

王彬字文質交州人洪武中進士爲御史巡按淮  
揚北兵攻揚州彬堅守七日有力士能舉千斤彬  
以自隨北兵飛羽書城中有能縛王御史來降者  
官三品左右憚力者莫敢縛軍中知之厚賂力者  
毋因誘出其子彬適解甲浴爲千戶徐政所縛墜

城下不屈妻子同遇害千戶從綱亦被執不屈死  
見鄭淡泉書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中進士累官太  
常卿嘗建議削王侯爵見親重于 高廟北兵至  
倡義死守不屈遂族之先是我軍北喪子澄賦詩  
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  
真兒戲賣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  
何日見齊桓上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  
蓋指李景隆也

胡潤鄱陽人

太祖伐陳友諒謁吳芮祠見壁間

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

騰作靈物嘆賞不已遂召官之至大理少卿

北兵至死

于直言以上二人俱見江西通志  
備遺錄原有名而無事實故錄之

蔡公運南康人以貢士任四川參政罷歸復起知

濱州北兵至城下不屈死

見南康府志

馬宣都指揮守薊州北兵將南宣謀起兵迎拒

文廟命都指揮張玉討之玉至諭之不下環城攻

之宣率衆出戰被執不屈死之

見東里集張玉碑

陳思賢漳州府學教授 文廟既卽位思賢率其

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

爲舊君哭臨于堂事聞俱械至京不屈師徒皆死

之

見邵端峯誌端峯爲福建提學立祠祀之

高賢寧濟陽人監生北兵圍濟南城促降賢寧作  
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破被執欲  
官之固辭 文廟嘉其忠釋遣之終身不仕至九

十七而卒

見菽園雜記

陳性善字復初山陰入洪武初以明經薦爲翰林  
院檢討淡被寵渥建文初爲禮部侍郎奉命勘災  
於河南回值北兵至城下知事不可爲卽跨白馬  
馬躍入江中死之 文廟怒其不能順天歸命以

其子孫散戍于邊

見紹興府志

建文二年廷試已取吉水王良卷第一及傅臚以良貌不揚遂以胡廣易之良次焉 文皇兵入城良仰藥死廣乃迎降官至大學士有負舊君多矣以貌取人固如是哉

永樂戊戌廷試 文皇親閱試策以李馬卷爲第一嫌其名馬就卷上改爲騏及傅臚凡三唱名無敢應者 上曰卽李馬也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永樂甲辰 廷試已取孫曰恭卷爲第一矣 上嫌其名若暴字抑寘第二士之遇不遇豈非命乎

梅純損齋備忘錄云狄梁公雖始終爲唐卒授五  
王反正大統功固偉矣然非有道者所可取法何  
也蓋君子於義有所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  
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  
身固已委質爲臣而處于所不安矣况或不能終  
遠又將何以自獻于先君乎立論精當君子仕危  
疑之朝當大任臨大事宜熟思而審處之可也梅  
鳳陽人 國初駙馬某之孫成化甲辰進士有學  
士也

程篁墩謂朱子以韓侂胄柄國殺趙忠定公乃註

楚詞傷宗國之亡以蔡西山之竄決道之不行乃  
註參同契致長往不返之意皆大賢君子之心事  
非得已者而世疑其長浮華之習倡導引之端所  
謂淺之爲丈夫者類此其知言哉

正統中張太后大漸召三楊相至榻前問朝廷尚  
有何大事未辦者文貞對有三事其一建文人雖  
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  
建文之號 太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  
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年號以亂  
實后額之後楊文懿公亦謂古人云國可滅史不

可滅 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  
內難其後史官于建文君事諱而不書遂使一朝  
政事與忠於所事者皆缺略無傳及今猶可補輯  
章未及上而卒識者惜之予在南都時見革除錄  
所載建文君事備極醜穢皆當時迎合上意而爲  
之者言多不實今去彼時益遠不知秉筆紀實者  
在何日也

正統己巳庚午間也先由宣大犯京師脫脫不花  
東寇遼陽阿樂出西擾陝右黃蕭養及廣東鄧茂  
七反福建葉宗劉反浙江各擁衆數十萬皆奸宄



王振之所招致者也不有節庵司馬居中調度社稷事未可知反正未久又有曹石之變終英皇之世不靖者屢矣正德己巳庚午間安化王寘鐸叛陝而劉六楊趙反中原藍鄆廖喻反西蜀王浩八反江西丘仁楊清反湖廣亦各擁衆數十萬皆逆闖劉瑾之所釀成者也非邃庵幸庵見素水村諸公宣力于外天下事亦未可知平定未幾而宸濠復叛終武皇之世用兵者強半矣武疲財匱元氣索然是雖人事所致其亦氣數然歟

景帝易太子詔陳循首創云天佑下民作之君實

遺安于四海久不能對王文云父有天下傳之子  
斯固本于萬年循于二句下註云文作及 英皇  
復辟追咎易儲事循出舊草進呈文乃坐誅循之  
見亦早矣予聞之吏侍歐陽崇通云

英皇復辟之詔一云高少保穀所 撰一云岳修  
撰正所撰末聯云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  
殷憂啟聖文王出羗里以開周爲時傳誦賀克恭  
云此只好臣下誦美之言豈有復國天子而自夸  
大如此全無悔罪之意此亦好議論

于少保遇害之日從容口占一詩云莊椿居士老

婆娑成就人間好事多正統再更新歲月大明重  
整舊山河功超呂望扶周室德邁張良散楚歌長  
嘆一聲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公舊巡按河南  
甚久故汴城有祠正德間御史張淮重修之李空  
同夢陽撰碑記有曰賊首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  
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  
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  
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  
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  
爲重君爲輕乎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

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  
公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此  
段甚好可補傳誌之闕 賀克恭曰于少保所爲  
有取死之道但當日殺之非其罪矣夫 英廟被

留虜庭郟王監國少保輔相之自當卧薪嘗膽期  
復不共戴天之讐以歸 英廟乃不久而郟王遂  
卽天子之位無復討賊之心且廢太子而立已子  
及虜人自送英廟歸景泰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  
南內此皆少保當國時事也豈不有死之理然謂  
其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則實無是事也又曰于公

才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于敗  
或曰邲王欲踐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英廟  
被虜人心搖杭雖邲王監國亦自恐懼不暇豈敢  
便有他意當此時少保處之有道使邲王大誥天  
下以監國復讐大義敢有上言欲王卽位者卽是  
奸黨身家重罪如此則後來邲王雖有邪心何由  
能動當時處置旣無後來節節俱不能死諫又不  
引去而主張國事權勢自如乃使英廟禁錮南內  
此心何忍耶又曰于公清白抄沒時其家實無所  
有琅瑯漫抄白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

然當時易太子錮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病  
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中宮猶豫間事泄乃  
爲內豎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憲宗乃  
出衆議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  
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  
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  
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  
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抵廢太子一  
事凡署字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  
從違惟願指故其罪爲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實

爲無辜人至今惜之論少保者觀此數說功罪了然矣

宣德正統時詔廷臣三品以上舉堪任守令者不徇出身惟賢是用敗官者連坐朝廷又能久任故在位者多得其人如劉綱守寧州三十二年孫遇守徽州一十八年况鐘守蘇州十餘年天順成化間猶然故居官者咸肯留心民事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弘治及今此制已廢銓曹但循資格叙用居官者未及一考但望行取陞遷一切苟且捱日視官如傳舍百姓苦于送迎間得一好官

不久卽去民失望矣安得久任與民休息如昔日者哉不能無感

祖宗時中外大臣亦多久任如蹇忠定在吏部三十餘年夏忠靖在戶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在禮部三十二年三楊在閣下俱三四十年黃忠宣鎮交趾二十年周文襄巡撫南圻二十二年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一十八年王忠肅巡撫遼東十餘年在吏部十六年委任旣專聲望益重此所以得行其志也

成化初 孝莊皇太后崩詔廷臣議別葬不祔



裕陵 孝莊乃 英廟正后錢氏無子是時 孝  
肅太后周氏爲 英廟貴妃寔生 憲皇 憲皇  
卽位尊爲太后故不欲 孝莊祔葬也而大學士  
彭時上疏言 大行孝莊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  
太后萬歲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別議以失  
大倫 周太后不允堅欲別葬給事中七弘張賓  
皆爲之力爭禮部尚書姚夔率公卿伏闕覆奏有  
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  
合葬祔廟少有疑沮關係匪輕豈能保其將來無  
據禮改而從正者詞甚懇切繼之以哭聲達于內

上自持疏奏 太后太后知羣情不從乃允之

裕陵居中 孝莊居左虛右以竢 周太后至弘

治十七年三月 周太后崩 孝皇知 孝莊葬

不合禮欲爲改正 且袖出 裕陵圖一紙與閣

下三老觀看時三老乃劉健李東陽謝遷也 孝

皇指示陵門內有三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

爲 英廟皇堂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

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爲孝莊玄堂相去數丈中隔

不通因曰此大非禮都是當初內官迎合 周太

后做的勾當須要改正反覆與三老議三老者或

從或違欽天監以北方不利中止但於陵殿神座  
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 孝肅  
卽 周太后也至于祔廟之禮劉則云先年奏議  
已定欲二后並配 英廟且引唐宋一帝二后一  
帝三后之說爲證 上曰二后已非况三后乎謝  
進曰彼三后者一謂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  
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法况 錢太后乃  
皇祖册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皆是一帝一后  
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乃  
止以 孝莊配食別立一殿如奉慈殿之制中一

室奉 孝肅神主左一室奉 孝穆神主 孝穆  
又 孝皇生母紀氏也聖明之見高出千古而向  
時姚文敏公據禮改正之言似逆知今日有必然  
者皆足爲後世法

憲皇溺愛萬妃後宮無敢僭寵者惟宮人紀氏偶  
獲一幸遂有娠萬妃百計摧辱娠固無恙乃擯居  
西宮與廢后吳氏同居內外不通後生子無乳餒  
幾殆忽有應爪一牝鷄從空墜于庭內侍獲而畜  
之日生卵取以和粥糊餵之遂得生 憲皇不知  
也時 王皇后無子 憲王一日命內監理髮覽

鏡嗟嘆 內監曰官家嗟嘆豈以未有太子故耶

憲皇頷之 內監曰太子生西宮已六歲矣復何

慮具道其故 憲皇驚喜握髮徑造西宮斧門而

入皇子胎髮披面見 憲皇卽走入懷中 憲皇

卽抱之還宮遂立爲太子是爲 孝宗紀氏亦出

居宮中甫一月而卒人謂爲萬妃所鴆後 孝宗

嗣位爲太平賢主者十有八年聖人之生天寔相

之非人謀所能害也後紀氏追尊孝穆太后

子聞  
吳南

溪  
二云

成化末年 壽安邵太后時爲貴妃有子方被寵

王后無子 上將有廢易意召內侍懷恩與之謀  
恩叩頭曰此大事非奴輩所敢與當與內閣大臣  
議之 上以爲然明日朝罷宣恩恩辭疾更問之  
對云本無疾昨聞旨驚悸成疾耳其事遂寢 壽  
安彼時雖不得正位中宮而至其晚年親覩 聖  
孫入承大統膺尊稱享至養爵及外裔若有待焉  
借使當時易正事成則其名不若是安且榮也若  
恩者賢于許敬宗呂夷簡輩遠矣

成化甲辰秋八月有黑青至俗謂之妖魔變幻不  
測能傷人初聞有白羊一羣自城北門入是晚遂

爲害民間皆鳴金擊柝以警之或以石灰印手于壁以懼之否則變化而入終夕不得寧寢半月始息嘉靖己丑七月復至城中人家多有被其害者不十日亦息

弘治初元夕張皇親兄弟入內觀燈通宵不出時孝皇甚寵張氏一夕內侍何文鼎執金瓜潛立東華門內竅皇親入卽擊之皇親奔入內見孝皇伏地慟哭訴之孝皇驚起急索文鼎至詰曰汝何人敢辱皇親文鼎曰皇親終夜入宮宴樂脫有他虞如宗社何金瓜乃祖宗留下擊亂臣者奴

婢打死他粉骨不辭 孝皇始甚怒聞其言然之  
止責置南京間住文鼎讀書守正賢內侍也

弘治己未科會試程學士敏政主考僕輩假通關  
節以要賂舉人唐寅輩因而夤緣欲竊高第爲言  
官華昶等所發逮赴詔獄 孝皇親御午門會法  
司官鞠問以東宮舊官從輕奪職正問時一巨鎗  
進言曰使奴輩在內豈有此事 孝皇叱之曰茲  
事豈汝輩所可與真 聖明之見也嘗聞事未發  
時 孝皇內宴優人扮出一人以盤捧熟豚蹄七  
行且號曰賣蹄呵一人就買問價幾何賣者曰一



千兩一箇買者曰何貴若是賣者曰此俱熟蹄非  
生蹄也闕堂而罷 孝皇頓悟程世家子以文學  
名天下自負甚高此事不待辨而知其爲所誣第  
踈于檢防爲羣小所誤耳後雖復職贈官白璧青  
蠅終不可掩惜哉

弘治乙丑會試初場日 孝皇黎旦焚香告天願  
得真才輔治求賢之意篤矣少頃禮部進題 孝  
皇見孟子題故將大有爲之君一節艱然動心問  
閣下何故出此題大學士劉健對曰試官揭書命  
題示天下至公無他意乃罷是年五月 孝皇晏

駕先是上年各省鄉試河南書經題出天子惟君萬邦乃商高宗免喪事山西論題出仁孝聞于天下乃漢文帝自代入繼事至是又出此題皆爲新君卽位之兆夫豈偶然者哉

弘治乙丑九月十三日半夜地震棟瓦皆鳴先是有黑氣從東來地皆出白毛南京蘇松皆然有長一二尺如馬尾者

正德初劉瑾谷大用馬永成羅祥魏彬丘聚張雄張瑞導 上淫樂竊弄威權號爲八黨虐燄薰灼人皆重足側目無敢議者戶部尚書韓忠定公文

草疏倡九卿伏闕論之繼之以泣疏入 上怒付閣下裁可胥菴木齋俱欲重坐而西涯從旁申救甚力胥菴云爾忘顧命之言乎是時八人者窘甚冀得遠竄免死爲幸而內有司禮李榮外有西涯互爲營解遂皆寬宥不日間瑾掌司禮永成坐東廠瑾旣得志益肆無忌乃摭摭見任致仕諸大臣細故如東山忠定輩俱械至京下獄罰粟奪職編戍受禍良深時胥菴木齋相繼罷去惟西涯獨得留用曾無一言救解得罪清議多矣予聞之牟錦衣斌云

武皇登極初集火者數千百日於內教場操習炮  
喊聲徹曉不已李崆峒有明星篇紀其事

正德二年秋黃河自汴清三百里者三日乃今  
皇上降祥之年七年正月黃河自清河至柳家浦  
清九十里者五日聖人之出豈偶然哉

正德辛未壬申間流賊大擾中原予所聞一時盡  
忠死職者棗強知縣段豸北京人弘治乙丑進士  
上蔡知縣霍恩茂山衛人弘治壬戌進士西平知  
縣王佐潞州人弘治乙卯貢士裕州知州郁采山  
陰人正德戊辰進士皆能奮志抗賊甘蹈白刃有

古烈丈夫風俱贈官蔭子亭祠祀云

正德壬申流賊劉六輩大擾中原直抵湖廣有司籍民兵捍禦率三丁抽一名爲驍勇不盈其數捶責里老不得已將不成丁者皆報爲成丁又不已僞以虛名填冊曰未生保以塞責閭里驚惶怨聲載道楚城尤甚金陵沈寶作詩曰未生保舊冊新供查對了寧死只愁官打拷一丁已作三丁報誰爲里正誰屯老過堂官恠成丁少丁丁研審盡同名此理看來有難曉抱屈含啼向官道但恨兒孫生不早大半成丁猶襁褓在腹名爲未生保膏血

不充官一飽春日殞霜還殺草前年民戶損七分  
官廩何曾到流殍嗟乎國家養兵歲費廩祿鉅萬  
萬及至寇盜生發則選民兵及調邊軍土軍勦之  
而邊軍猶可至如土軍狼子野心總領者弗能鈐  
制任其劫掠屠戮其苦尤有甚于盜賊之過也予  
在沔時值流賊之亂襄漢騷勤一時民兵有驍勇  
義勇健步僧兵白棒手牯牛陣名隨地異土軍之  
爲害予所目擊者養兵果何益哉

正德丁丑八月一日 武皇從數十騎出居庸關  
欲北幸守關御史張欽固止不得出且上疏以爲

主上之出必告宗社詔天下必命勲戚文武大臣  
扈從今者俱無必是奸人假托 陛下欲與北虜  
交通消息不道之甚乞勅法司緝捕 上遂獵昌  
平而還十三日抵京卽下欽詔獄命中官守關二  
十八日復出居庸至大同駐驛陽和城虜數萬截  
蹕歸路言欲求見我師亦陳城外 上遣夜不收  
三人至京師取銀百萬兩九月念四日 聖誕閣  
老梁儲內臣張永往請不回戶部措銀二十萬兩  
遣侍郎侯觀賚赴大同犒賞官軍然後返駕嗟夫  
英皇北狩被留虜庭往事之明鑑也 武皇之出

使關隘守臣俱如欽豈得率意而行嗣後幸宣府  
幸太原幸榆林輕蹈虎狼之窟其不至于顛踣者  
亦幸也可不戒哉欽後改姓李官至都御史北通  
州人予同年進士

正德戊寅冬予至瑞州寓分司夜二鼓盡聞有聲  
如雷者三次日瑞守宋以方入報夜半時有火如  
斗者三墜城東聲如雷炆燭遠近地爲之赤良久  
而滅占之地方當罹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明年  
六月宸濠遣人誘以方至南昌下之獄十四日果  
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以方至舟勒其從以方



曰吾有死耳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望康郎山曰  
吾得死所矣遂罵賊投水而死當時陽明奏紀皆  
不見錄後陳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始贈  
光祿卿賜祠名嘉忠蔭其子以方字義卿靖州人  
弘治乙丑進士貌不揚質直少文宸濠屢肆侵撓  
以方痛拒抑之日聚糧練兵以備其變嘗與予談  
及義氣激發若不與並生者其死亦預辦者歟  
宸濠之變孫許二公同時盡節無可軒輊者後有  
謂孫之死不如許之烈者予因憶正德戊寅九月  
奉命至江西得會孫公公密謂予曰寧賊必反無

疑變作吾以老命報國君無地方之責不宜久居  
于此予謝之卽往撫州去明年六月變果作而公  
遇害乃知公之死素所辦者但許公壯年赴死慷  
慨而孫公年已六旬舉動稍覺遲緩言者便謂孫  
劣于許殊不知孫公以身殉國蓋自領巡撫之命  
已預辦矣觀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  
弱水誰將駕葦航嶺道風行豺遁遠海天雲濶鴈  
飛忙身曾許國頻加愛髮爲憂民忽變蒼醉飽恩  
光何以報寸丹應不愧朝堂志可見矣議者曉曉  
亦何爲哉

宸濠元妃婁氏廣信郎中性之孫謙之女也有淑  
質自濠蓄異謀早夜苦諫或至垂泣濠將害孫許  
二公妃于屏後頓足令內侍救止不得登舟之日  
泣不肯行濠給曰朝廷有旨取我汝第無慮妃不  
得已乃行黃家渡之敗投水死濠在幽囚每食設  
妃位哭奠夜不能寐及將就俘爲詩曰嬾與乾坤  
擔此愛不如收拾上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芳草  
斜陽土一丘夢短夢長都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  
從今別卻江南去不管人間春與秋又憶故宮云  
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幾回楊柳雨中含

泪舞芙蓉水上帶愁開痛思豎子真非輔始信嬌  
童自不才歌管樓臺金馬地等閒留與野人來濠  
性穎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有此富貴而不能享  
悔之晚矣

宸濠內寵甚盛有紫妃者居紫竹宮衣紫素妃者  
居素英宮素粧翠妃者居綠英宮飾純翠能吟善  
書尤被寵幸宮四壁皆列巨鑑光瑩晶明每與宴  
狎鑑中諸影妖媚百出濠意暢悅又于宮中作鞦  
韆臺結架高二丈許運繩以車宮人爲戲車動繩  
舉超出架上勢不能止至有昏眩墜地而死者又

于陽春書院疊石成山宮室臺榭備極華麗掘地  
數十畝爲大池夏時芰荷芬馥濠與諸妃盡日宴  
樂宮人少而美者靚粧綃衣浮小畫艇歌采蓮曲  
沿池蕩漾時摘花果進以侑酒辭醉乃罷翠妃嘗  
咏梅花詩云繡針刺破紙糊窻引透寒梅一線香  
螻蟻也知春意好倒拖花片上東墻甚爲濠所賞  
後事敗翠妃聞爲一知縣掠而去噫濠之荒淫沉  
湎如此借使逆謀得遂亦不過爲陳後主隋煬帝  
而已惡得而不亡哉

宸濠旣平功罪之典殊不厭衆心惟進賢舒狀元

國裳哭許公詩序一篇甚爲公當云宗室發難人多以成敗爲順逆宸濠之反況有陸完錢寧爲之所哉苟非巡撫孫公德成副使許公汝登當日死義則君臣之道廢而人心之是非莫適從矣旣而進賢知縣劉源清首誅其起兵官校婁伯等明日濶陂巡檢 餘干知縣馬津亦殺其校尉往萬年東鄉二縣招致強盜者知縣皆拒之而萬年知縣白繡又使人于龍窟邀賊糧事爲頗竒賊檄至撫州知府陳槐率所屬拜迎臨川知縣傅南喬不至候捧檄教官唐曰仁及生員出執之以送益府

此皆義兵未舉之先可錄者也及巡撫王公舉兵吉安鄉官亦起義兵可謂無所爲而爲者矣各府縣不由巡撫徵兵而自激發于義者惟萬安知縣王冕瑞州通判胡堯元耳而萬安知縣臨機制變以小艇載葦放火覓土人作建昌語者就賊巨艦計擒宸濠事爲尤奇惜乎今之錄功者皆不及也或曰安慶之功爲誰曰楊銳守備張文錦知府書降旗將豎之指揮崔文斬其旗擒潘鵬之子戮于城上以殉乃議守則濠以黃石磯之敗遂撤兵而返去矣曰南京之功爲誰曰不知曰孫許贈官亦足報

歟曰綱常之功亦社稷之功也雖爾公爾侯亦何

過哉

濠山出鄱陽湖首犯安慶至黃石磯以爲王失機不祥遂返果敗

李士實以詩文名世正德間爲耆舊大臣予至南昌訪之東湖里第所談皆道義之說劉養正以舉人居家負道學名不苟交接予至吉安伍太守文定爲予言其人品甚高有欲見而不可得者陽明亦推重之不半歲皆從逆李爲太師劉爲國師俄而身戮族滅遺笑萬世昔之虛名安足憑哉甚矣知人之難也故曰蓋棺事始定

宸濠之反其脅從官員畏威懼死偷生苟免如梁



辰楊璋輩尚不可解况僉事師夔者分巡在九江  
濠僞檄至夔率眾出迎拜呼萬歲出募兵告示卽  
稱欽奉聖旨不用正德年號止書己卯年六月某  
日其逆跡昭著與王綸潘鵬無異初擬處死久而  
不決直捱至楊遂庵入閣始獲漏網充軍而去尚  
爲有國法哉蓋夔乃邃老之門生也

姑蘇唐寅南圻解元也善詩畫知名于時宸濠禮  
致之日與賡詩論畫酒間語涉悖逆寅卽佯狂不  
答或作喪心狀遇人若泄其謀者濠懼遣歸得不  
及禍浮梁汪文慶有才器濠重其人欲官之汪力

辭曰某疎散菲才不堪任使劉養正力爲從吏汪  
又謝之寅笑曰汪君所處是也丈夫安能作佛座  
八角獅頭鬼耶言所負者重卒不可脫也寅外若  
放誕而中有所主如此

武皇自正德丁丑冬幸居庸旣而幸宣府大同大  
原陝西榆林諸處迄無寧歲是皆邊將江彬之所  
誘引也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彬賜  
姓封伯提督京營視如腹心手足已卯春有旨南  
巡時寧藩畜逆上下憂虞大臣科道交疏不聽武  
選郎中黃鞏獨疏六事大意謂 上不親正人過

絕言路假稱位躄溺意巡遊寵任邊將收置義子  
言甚切直車駕副郎陸震亦欲上疏見鞏稿遂附  
名以進各部院寺屬亦相繼上言 上大怒俱下  
詔獄廷跪五日鞏震俱杖百餘除名餘各杖三十  
震及各屬死者十有三人至六月宸濠果反七月  
就擒矣左右貪功者復導 上親征欲歸功于已  
上乃挾所愛劉娼南行駐蹕南都者幾一年時又  
有神周李宗許泰等皆總大兵扈從凡 上出遊  
獵四人者服騎皆與 上同叅錯爲伍人莫之辨  
而彬尤席寵恃權僭擬至尊公卿皆畏憚之其所

統邊軍散居民間抄掠奸淫靡所不至怨讟叢興  
至冬乃返駕明年辛巳春三月 武皇晏駕時諸  
將所統邊軍數萬在京內無儲皇中外岌岌以變  
在旦夕石齋閣老乃密奏昭聖太后卽散遣諸軍  
各歸邊受賞次日中官張永受密旨卽擒彬于後  
載門而宗周恭亦各就擒于前朝門官民踴躍歡  
聲如雷彬以哄誘至尊潛圖不軌族誅周宗恭亦  
坐同黨俱死于獄斯舉也不假兵戈底定禍亂于  
俄頃間若石齋之密謀 太后之明斷永闡之宣  
力皆社稷之功也而石齋竟以大禮擯斥以死惜

夫

正德辛巳三月丙寅 武皇遣詔 今皇上繼統

慈壽太后遣皇親邵蕙壽寧侯張鶴齡附馬崔元  
太監韋霽閣老梁儲禮部尚書毛澄賚詔往迎同  
日起程至南陽霽欲先見邀功潛自兼程行二晝  
夜遂達興邸駐門外霽奏求見 上曰迎立大事  
朝廷不遣皇親大臣而差一內官乎興府官言皇  
親大臣俱卽至 上曰候到齊同見次日諸臣至  
宣詔朝見畢退至便殿 上惟召邵張崔梁毛五  
臣坐賜茶并問國事霽獨拱立庭內次日 上復

召五臣者坐議發駕事霽又假他事介承奉求見  
冀得一坐 上斥出之暨駕行沿途駐驛進膳惟  
與五臣言無一毫詞色及霽者是時 上方十五  
齡且聖貌莊重不輕顰笑真有穆穆之容霽退謂  
其儕曰聖人復出矣

今上卽位初五月五日故事御藥局出京採辦百  
草并取蟾酥以備藥餌之用內使奏行 上曰此  
年例抑初舉行對曰年例 上曰既是年例庫中  
有且用着方今百姓禾苗在地爾等出採人馬往  
來蹂躪有傷禾稼可且停止又問蟾酥該用幾何

對以萬數 上曰如此不重傷其生乎內使對但以針刺其一目留一目存其生 上曰雖刺一目其腦既空必死殺萬命以供一人吾不爲也

上一日朝 慈壽太后太后左右憚 上聖明思

有以眩惑之諷 太后盛飾美姬數十預列左右

冀上之悅也 上初入見之以 太后在上不敢

斥言但下視却立不進若有怒色者 太后微覺

卽麾之退 上方進拜問安 太后曰天下是祖

宗的皇帝是你做須是張主莫聽外邊官人們說

壞了裏面事 上知爲左右所譖唯唯而退至文

華殿親寫禁約令各宮內官守門者各于本宮止宿不得往來溷亂傳說雖仁壽宮內官亦不得擅入矣

今上踐阼之六日卽詔禮官議與獻王及母妃尊號時內閣輔臣楊廷和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毛澄皆主漢定陶宋濮王故事會廷臣上議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與獻王爲皇叔父與獻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與獻大王妃上意不然令再議張璉時方舉進士上疏以爲皇上遵祖訓奉遺詔入承大統乃繼統非繼嗣也與漢成帝宋英宗預立



爲皇子育于宮中者不同不當後 孝宗以叔父

稱 興獻王宜別立廟京師以隆尊親之孝 上

覽奏喜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矣旣而

桂萼霍韜相繼有言俱同璵論而廷和輩固執不

從 上始徇衆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爲聖

母本生父爲興獻帝母爲興國太后詔天下矣璵

萼在南京聞之亟上疏言 上不當爲人後 興

獻帝宜稱皇考聖母宜稱太后請去興國二字正

合 上意內閣復執廷和罷去遂勅禮部加稱本

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再詔

天下而 上意終未愜也璵萼又連疏宜去本生

二字 上益喜詔禮部議行於是闔朝大小臣工

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 太祖高皇帝者有呼

孝宗皇帝者聲徹于內 上屢命司禮官諭之不

退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

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等七人撼門大哭聲震

闕庭 上大怒命錄諸臣姓名逮繫馬理等一百

三十四人杖于午門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

余翱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侍顥兵部郎中

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等八人

爲首者并楊慎等七人俱加杖削職充軍遂下詔  
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予時  
在襄聞之竊謂此禮璵首倡桂霍繼之方獻夫席  
書黃綰熊浹黃宗明又繼之其論極是楊邃菴閣  
老時罷居京口見之張生此論雖聖人復起不能  
易也但彼時璵輩俱新進卑官而驟建此議在  
廷元老大臣徒以大功出一書生蓋有不勝其憤  
憤者矣此意一橫于中牢不可解於是上下大小  
不論其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相率群和而力排之  
務爲必勝之計殆非爲國至公至當之論也 上

雖冲年而聖明之見卓越千古浮議紛紛不能擢  
奪卒之大禮以定而大臣相繼罷官落職小臣受  
撻編戍幾成黨禍竟何益哉向使當時有遼菴者  
居中與同列禮官從容講究俯從斯論則 聖心  
以慰而於國體亦全矣惜乎諸老不知出此以激  
成斯禍也可勝慨耶

今上卽位初卽遣行人存問大學士胥菴劉公木  
齋謝公戶部尚書質菴韓公禮部侍郎楓山章公  
起用致仕尚書九峰孫公都御史幸菴彭公見素  
林公靜菴胡公巽菴李公而白巖喬公復自南司

馬召爲冢宰一時名臣故老布列臺省朝廷改觀  
海內翕然有太平之望然俱不久謝去惜哉

今上卽位初朝見 慈壽太后晉云汝兄久廢朝

儀外邊官不諳禮度藩邸從來者恐亦未堪用內  
臣蕭敬歷事三朝小心知事可用之時敬年已八  
十久閒住矣 上卽日召入掌司禮監事卽位後  
三日御西角門素服視朝百官皆縞素朝畢一生  
員手執奏本北面跪侍班御史并鴻臚官相顧驚  
愕敬至御榻前奏下邊跪的生員擅入禁門合着  
錦衣衛拿問旨是衆咸服其得體生員乃湖州孝

豐歲貢生姓李忘其名

當時亦該問所奏何事

吏部尚書王瓊既得罪員缺列卿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廖紀兵部尚書喬宇掌詹事吏部左侍郎石珪上請遂用石次日早朝宣石出班跪鴻臚官引至奉天門 上降寶座行數步臨軒拱立取手勅授之復座石叩頭而退朝罷駕至文華殿復宣石至復降座宣言曰朕在藩邸已知卿名今特用爲吏部尚書須選用幾個好官人爲朕辦事石叩頭而退此亦舊典弘治初召三原王公爲冢宰 孝皇嘗一行之正德來此禮久廢今復舉之朝野稱

慶聞 上初不知此典司禮蕭敬導之行國不可  
無老成人也後石以多病不久入閣其守正不附  
爲清議所重云

嘉靖改元七月二十一夜南京大雷電終夕至二  
十五日午後大風雨一日屋瓦皆鳴墻壁俱倒合  
抱大木拔起無數 孝陵松栢亦拔起二千餘株  
府部墀內大栢皆起非常之變也

嘉靖乙酉七月甘露降于襄陽之山川壇松栢上  
凝結如糖霜樹爲之白味甚甘美戊子四月甘露  
降吾鹽城中予西園花竹上皆如濃霜是秋大稔

庚子四月復降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今十六年之間凡三見矣

嘉靖丁亥三月十日熒惑守心是月有大魚乘潮來潮退陷于沮洳不能去長可十七丈高二丈餘口廣半之膚綠無鱗項有長鬣甚勁海民競剖其肉聲如虎哮剖三日乃盡蓋海鰕也文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四月海鹽縣有巨鰕偃沙上高齊縣門樓長百丈民斃其肉轉鬣壓死十數人頷骨長二丈五尺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踈其後吾邑無他應所關者大也



嘉靖戊子十二月十七日立春是晚長庚西見起  
奎婁抵觜參至天漢而止

嘉靖己丑元日大風霾是年四月聞 今皇上夢  
黃衣者二人陛辭南行次日以語大學士楊一清  
一清對曰黃衣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七月  
蝗果至大江以南在在皆有吾鹽亦然數日爲大  
風雨漂入海盡死至庚子六月蝗復自西北蔽天  
而來數日又爲大雨驅逐盡斃然遺種于茲至七  
月復生初食草後食禾稼民間祈神賽願張旗擊  
鼓田野之間聞若赴鬪然卒罹其害亦十之四三

次年復苦遺種爲患方初生苦雨連旬盡行殄滅  
民復安業矣吾鄉素無此物百歲老人亦未之見  
大抵蝗旱物終不利于水鄉也

嘉靖庚寅正月一夕晚膳罷家僮忽報海上有火  
予亟登城望之見海中火隱隱數十點如星漸移  
往東是夜火自教場口移上海塘如籠燈數百十  
兩兩成對往東北行直抵獨山而滅若有神主之  
者此理殆不可曉

嘉靖辛卯七月彗見西方月餘始滅九月復見東  
北方巳亥四月終又見東方

嘉靖己亥六月金衢徽嚴諸郡龍出山水暴發壞  
城郭民居墳墓無算人畜漂溺數日浮屍錢塘江  
灘及吾海上者以千萬計其少婦有戴金懷銀而  
亡者棺槨樓房器具皆隨潮下多爲居民所撈獲  
東南一大變異也吾豐厓兄有詩云己亥六月之  
七日海塘漂尸滿塘側銀簪金鐲羅綺衣盡爲海  
邊人所得傷哉此尸來何由頃乃傳自徽嚴州穴  
龍奮騰山石裂洪水湧出滔天流沿江相望幾郡  
邑高城大厦盡淪沒金珠財帛何足言皓齒紅顏  
幾千百錢塘江水傾天來哭聲滿江江神哀江高

水急救不得千里奔入魚龍胎君不聞吾鄉四月  
之六日有龍西來雨驟集春花盡隨風電去南境  
一帶連天赤去年亢旱已薄收重罹災病何能瘳  
雖然視彼漂溺事小傷薄損何須憂嗚呼山崩水  
發古來有如此慘毒吾誰咎四月終旬彗東指此  
事已兆君知否天發殺機誰禦之兵戈盜賊未可  
期衰翁頭白復何願但願老眼不見民流離

嘉靖己亥秋田禾槁死并蝨食者大半民間收穫  
視豐歲十無三四府縣不肯奏荒征歛反急至明  
年春饑饉之甚民間食糠粃荳餅至草根樹皮剝

削殆盡餓殍盈道賣子女妻妾者無算北鄉尤甚  
長老相傳惟元大德五年吾鄉極荒人相食到今  
二百餘年來未嘗遇此荒歲也予豐厓長公作賣  
婦謠云東家賣婦江南去西家賣婦江南去肝腸  
寸斷兩不知涕淚併作河流注夫囑婦汝且逃生  
莫予顧賣汝得錢了官府猶勝相持死朝暮婦告  
夫楊花隨風落何處百歲夫妻一朝撇此生何日  
重完聚哭聲震天天地悲道傍觀者各泪垂道傍  
垂泪且勸之人生不幸遭此時休言草根與樹皮  
他家食卻親生五歲兒朱西村亦有一篇云東家

少婦價萬錢西家大婦五六千  
癡兒肚腸鐵石堅  
婦人薄命徒苟延不關恩愛無姻緣  
亦非兩情相棄捐竈前數日斷火煙  
腹中餓病無由痊官家賑濟解倒懸  
予奪盡屬豪民權初來寫契涕泗漣  
放手慟哭聲徹天明朝捉落江南船  
只有去日無歸年懷中兒女呱呱然  
拋擲竟付饑蛟涎風吹落花江水邊  
蓬飄梗斷不復聯婦人去家何足憐  
風俗所繫誰之愆我今歌此賣婦篇  
倩誰寫入箏琶絃官家早晚開華筵  
一彈一唱公堂前

嘉靖己亥夏駕幸承天啓 章聖太后殯宮一日

忽有男子夜潛入皇城裸跣坐奉天門寶座上比  
旦爲闖者所獲送法司鞫言名孫堂在京人論死  
未決大異事也

嘉靖辛丑七月台州山中豕出遍身皆火諸山龍  
出與鬪水大作水火相薄赤氣漫空壞臨海太平  
天台三邑民居田地人死者無算此亦大災變也  
是歲臨安餘杭竹生米甚多民間煮而食之如大  
麥然人云亦歲凶之兆

人主接見大臣商確治理講究問學延訪人才諮  
諏民瘼實盛德事也漢唐宋英主皆然我朝自

聖祖後 文仁宣英四廟皆勤于接見當時元老  
如蹇夏三楊李文達輩亦皆盡忠匡輔故君鮮失  
德朝多善士海內又安陰受其賜觀三朝聖諭錄  
夏忠靖公遺事及天順日錄可見 孝宗末年勵  
精圖治每于平臺召見三四老臣惟劉忠宣公時  
有讜言裨益 上亦倚任之若毋菴西涯木齋三  
老不聞有大建明豈得君之專不及前朝諸公而  
大臣之道貴乎將順耶明良相逢自古爲難觀西  
涯燕對錄不能無慨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修撰呂柟面



言五月十二日爲 獻陵愍忌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巳丑夏祭酒陸深奏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竄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其學術邪正俱爲輔臣所不樂未幾呂以論禮謫判解州陸竟坐是謫延平府同知雖不用其言時論是之

正德中劉瑾雖誅餘黨尚在今 皇上繼統年齡

雖少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卽位初遂出長隨火者萬餘蟒衣玉帶追奪無算後又得張璉以正匡輔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至有拜伏

者自璵當國司禮以下至各監司局巨鑄見璵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並坐以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狡險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也是雖 皇上之英明而璵之得君制馭有術其功豈可少哉

嘉靖初 今皇上選婚錦衣韋千戶女與焉內侍并皇親邵蕙輩俱得重賂咸屬意宗伯毛文簡公澄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決不敢擔當者也在

列位自爲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

孔子稱號及從祀諸賢 國初大學士吳沉曾作孔子稱王辯以言其非成化中夏止軒寅論奏云孔子實萬世道學宗主當稱先聖而反欲稱王稱帝雖極尊崇終于名禮未正宜考古禮之沿革去往代之紕繆正孔子先聖之號而以顏曾思孟爲先賢改用木主以代塑像釐正十哲之位置寢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其間若公伯寮荀卿王弼賈逵馬融杜預之獲戾于名教者皆罷

黜之夫然後足以慰先聖神靈答天下學士仰望  
爲千萬世不刊之典其說見政監弘治初程學士  
敏政議奏亦謂漢以來從祀二十二人內若戴聖  
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雖有訓  
詁微言俱得罪於名教非小宜褫爵罷祀鄭衆盧  
植鄭玄伏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亦於聖學無所  
發明宜各祀于其鄉其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  
號后氏曲臺禮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  
世矣宜與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  
萇高堂生杜子春一體從祀又議以隋王通宋胡

璦宜列祀於兩廡又以顏曾思孟配食堂上而其  
父俱坐廡下爲非禮宜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以  
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配食而以程珦朱松蔡元  
定從祀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又以申黨卽  
申棖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  
五人載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其議見篁  
墩集正德初謝祭酒鐸陳三事亦謂叔梁紇當別  
立廟及欲罷黜吳澄從祀有旨下禮部會議率爲  
沮格不行嘉靖十年 皇上始用輔臣張璁議詔  
天下去大成至聖文宣王號通稱至聖先師孔子

大成殿改爲先師廟四配十哲兩廡諸賢悉去宋時封爵俱稱先賢毀去塑像代以木主春秋二祭國學用籩豆各十外府州縣用籩豆各八樂用六佾斥出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卿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吳澄等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伏虔范甯七人各祀于其鄉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增入從祀又詔於聖殿後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叔梁紇以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爲配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每丁祭先期以羊一豕一致奠名正禮順一洗百王

之陋而吳夏程謝四公之論議卒見行於後世成  
昭代之盛典非聖君賢相主張於上何以臻此  
近見梅純損齋備忘錄載成化甲午江西鄉試策  
問欲進周程張朱五子配享先聖大意謂禮以義  
起五子之學實繼孔孟既絕之統其有功於來學  
非漢唐諸儒所及不可拘以世代先後混於從祀  
則道統以明其立論甚精及觀熊去非五賢祠記  
後語乃知先儒已有是說第當道者未舉行耳予  
謂此論亦是惜羅峰建議時豈止據前諸說而不  
知有是論乎抑果以世代先後有不可行而不之

言乎宋王安石亦曾配享其人則非其禮固踵而舉者也予故存之以備將來者之考見云

郊社之禮自漢唐宋元以來或合或分制各不同我朝太祖開國之初分祭南郊壇壝舊址尚在

後謂父天母地豈宜異位乃采古明堂之制創建崇宇飾以黃金高明宏壯古莫與儷名大祀殿合祭天地殿中設昊天上帝后土地祇神位南向旁設太祖太宗配享位西嚮皆高座黃幔月臺左右爲日月星辰之位儀門外左右築臺聚石爲龕爲嶽瀆海鎮之位革去前代封豨止稱某山某



水之神北京規制亦同每歲孟春行禮天子主祭  
天地日月以下公卿大臣分獻祭畢還朝設慶成  
宴于奉天殿及丹墀內文職五品以上武職四品  
以上皆得與宴此其大畧也是禮 太祖當時以  
義起之儒臣莫能奪後歷代皆遵行之至嘉靖

年 今皇上用輔臣議分祀乃創南北郊壇冬至  
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而以 太祖配之  
又建明堂之祭以祀上帝而以恭穆獻皇帝配之  
太宗無所配乃改尊爲 成祖以配祈穀之祭予  
考明堂之說杜氏通典載歐陽修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自漢以來諸儒之說不一至於莫知所從臨時增損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在布政交神于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今肇舉其祭而明堂未建聞卽奉天殿行禮其亦用歐之說與巾帽之說成化以前予幼不及知弘治間士民所戴春秋羅帽夏鬃帽皺紗帽冬氈帽紵絲帽帽俱平頂如截筒正德間帽頂稍收爲桃尖樣其鬃帽又有瓦稜者價甚高初出時有四五兩一頂者非貴豪人不用嘉靖初年士夫間有戴巾者今雖庶

民亦戴巾矣有唐巾程巾坡巾華陽巾和靖巾玉臺巾諸葛巾凌雲巾方山中陽明巾制各不同閩閩之下大半服之俗爲一變近御製忠靖冠爲臣下燕居之服所以明貴賤別尊卑三品以上飾以金線四品以下飾以青線文職惟朝貴及在外二司官府州縣正官儒學教官武職惟都督以上許用今則武夫下吏亦槩用之無所忌憚矣

國初民間婦人遇婚媾飲宴皆服團襖爲禮衣或羅或紵絲皆繡領下垂略如霞帔之製予猶及見之非仕宦族有恩封者不敢用冠袍今士民之家

遇嫁娶事必假珠冠袍帶以榮一時鄉間富民必假黃涼傘以擁蔽其婦僭亂至此殊爲可笑非有司嚴申禁例其何以革之元時有團衫團襖其遺制與

謚法本至公之論所以風勸天下前代不少假借宋夏竦卒謚文正劉敞言竦奸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竊謂文正二字如范希文司馬君實足以當之王子明許平仲吳幼清猶有媿焉近聞閣老大臣亦有謚文正者不知輿議以爲何如也又有子孫爲祖父請謚者不吝所費禮部執不容率

奉旨罷越數月乃黃緣近幸私得康僖等謚京師人語曰千兩銀只買得糠粶二字米價之貴重如此哉亦可發一笑或謂我朝謚法專美而遺惡予賢而不及不肖獻議不由於太常覆定不由於考功故於公論少合云

嘗聞上古之人率以百二十歲爲上壽雖其稟賦之厚亦由修養而得近世壽者崑山周壽誼生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五年一百十歲郡守魏觀禮爲鄉飲大賓嘗蒙太祖召見賜食殿上蠲其家丁役至百十六歲而終北京茹翁生元至天順初

年百有四歲 英廟召見賜冠袍帶舄宴於順天府仍命禮部尚書姚文敏公率公卿往賀其家至百十歲而終濟寧王士寧生元季至成化癸卯百二十歲程篁墩曾訪之面如童子神完氣和朝廷遣使以安車徵之後不知所終蓋修道而有得者太倉毛翁禮部尚書文簡公澄祖也老而喪子撫孫澄教之至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官修撰以孫貴貶封巡撫都憲彭禮建人瑞坊以表之後至百十二歲而終四翁者皆躋高年被榮命獲考終不知何修而得也近又聞沈東川潞云湖州有陳德

百十六歲尚強健惜不得而見之

晉吏部侍郎徐寧五子豐之實之仁之祚之育之  
祚之爲秘書監三子尚之美之欽之欽之宋丞相  
東莞公三子達之佩之邁之達之中書侍郎二子  
淳之湛之湛之丞相枝江忠烈侯二子洹之津之  
洹之工部郎中襲侯五世名俱從之義獻不爲嫌  
矣

國初提學無專官正統初始命各省添一憲臣俾  
專學政給勅以行朝廷倚賴弘敷教化作養賢材  
其委任重矣於時吾浙有熊僉事鍊者剛方正大

人不敢干以私教士先德行而後文藝考較去取  
錙銖弗爽成化中張莊簡公悅以憲副督學亦如  
熊公弘治初不谷吳公伯通博學有識亦庶幾焉  
者故先朝士習端雅風俗醇美至今稱之不衰嗣  
是而後居是官者非尸位具文則緩教急刑非鈞  
擿細微則背公向私甚者如今之提學者其學術  
淺深不可知但試士去取周公童生入學先儘鄉  
宦士夫子弟而後及於民間富民白丁子弟欲進  
無階乃以重賂夤緣仕宦多者費百金少亦不下  
數十乃爲改姓易名冒籍更貫大開倖門有司曲



意承奉無不如意寒素之士縱有可取亦見黜徒俯首喪氣仰屋竊嘆而已士風至此壞亂極矣不知勅語中有此條令其如是乎抑徇情肆意而無所忌憚也其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多矣安得如熊張二公者復見於今日乎湯錄之以發一慨

予讀唐史薛登傳云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馳驅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今之士子每遇秋試亦有預探藩臬府縣官有學譽者即便奉贄及門呈文聽講以冀入

簾或得僥倖此正所謂覓舉人士風至此豈不可耻之甚乎

孝宗賓天謚曰敬皇帝廟號曰孝翰林編修陳作表詞云敬止詠於詩人是以謂之文也大孝稱於孔子其斯以爲舜乎可謂切當矣

弘治中有虜使至京言其國有一對無能對者請中國對之云內無相外無將天運相將有輕視中朝之意時有以天難度地難量皇家度量爲對者示王者無外氣象亦甚佳時馬端肅公爲冢宰止使勿對蓋大國之體當如是也虜使由是心沮老

成之識見能重國如此

唐突厥默啜請尚公主詔送金縷具鞍默啜以鞍  
乃塗金非天子意請罷和親鴻臚卿知逢堯曰漢  
法重女壻而送鞍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默啜從  
之今人家娶婦皆用鞍與寶瓶取平安之意其來  
久矣

博物志謂山居多瘦蓋謂飲泉水之不流者也予  
至均州鄖陽諸處見民間男婦十人九瘦亦緣山  
中無大泉故也

嘉靖中軍人陳霖以金銀簪飾數事用帕裹之令

婢持往銀工修整有一鷹於中途攫其包出城去  
婢歸告霖霖亟登城望之見鷹啣包直往東北下  
海塘去以爲必失矣無何復啣包盤旋而上入城  
置霖屋上而去取視之一無所失蓋鷹初以爲可  
食之物故攫去旣而知其誤遂復還之物之有靈  
如此不可謂爲偶然也鶴林玉露載宋婺州州治  
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  
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去已而知其非探  
巢之卒也啣而還之復徑攫探巢者之巾以去與  
此事略同其亦異於人之遂非者多矣

江南某鄉宦其子以虛券強奪人田田主畏其勢不敢與抗隱忍之憤鬱成疾將革謂妻子曰我卽死汝當於棺旁穿一穴我必爲毒蛇殺其父子食其肉言聞於鄉宦鄉宦懼立命其子以券還之未幾其人覺胸中作惡強起嘔之中有一物長尺許如赤練蛇首尾皆動疾遂愈蓋其積憤已久遂成此物向使彼父子不悔過則其人必死而宦者亦必罹禍矣足爲強橫者之鑒戒

四時之景惟春爲可樂春時風日和暢花柳爭妍百鳥交鳴人心悅懌故人於此時曰尋芳曰踏青

登山臨水隨意所之皆所以滌蕩鼓舞用宣春機以助陽回之意故桌曰春臺凳曰春凳肴饌之具曰春盤果菜之品曰春盛又曰春楮曰春檠酒曰春酒餅曰春餅茶曰春茗菜曰春蔬皆春時燕樂之具他時則無有也夏間蠶事方畢栽插隨之炎天酷日方事耘耨寧暇遊樂秋日雖爲清爽景物蕭條收穫及期築墻納稼婦子拮据亦不暇樂冬乃萬物藏聚之時民間公私賦稅婚喪營葬諸事皆取辦於三兩月之間况風雪沍寒豈宜出門未幾而歲且徂矣故一歲之間惟春可樂而一月之

間又不數日一日之內又不數人而數人之中又不知何者爲真知此樂也何者爲自然得樂也浮生碌碌良可慨云又有一種縉紳處于得爲者顧乃瑣瑣營營爲子孫不朽計而不知自適其鄙細何如

華州靈哥言未來事多驗知州婁珏貴溪人一日叩之曰某去家久音問杳絕欲寄一書能爲我致否靈哥於帳中答曰第作書來當爲致之珏緘書付侍香婦人報曰爺去矣俄南庭榭颼颼作風聲復報曰爺來矣靈哥乃於帳中曰書已送至君家

家中俱安珏默念數千里遠頃刻豈能卽達未之信後數日家人至言某月日於小兒手中得書舉家驚異是以遣來探問珏始大神之魯橋亦有靈哥跡嶧山召之卽來亦以婦人侍香稱爲爺與同寢處正德初予會試北上亦曾扣之所言多驗扣者欲求見但于帳中舒臂令人捫之未嘗見其形也實猴精云

密雲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數十年前至密雲養濟院與群乞兒同處時嚴冬邊地苦寒乞兒皆凍死惟赤肚獨存人頗異之遊行於市取市餅食之



嗔弗與者其日餅弗售樂與食者獲倍利人尤異  
之日夕卧人家屋簷下遇大雪其卧所雪皆融化  
赤身不衣背披片氈前蔽尺布左腋挾一氈卷兩  
手惟舒大食二指運用餘皆屈捻不展髮半白及  
肩常就地坐以左脚跟抵尾間不語問之微笑士  
夫北遊者皆往見之弘治中南京有尹蓬頭者館  
於魏國家日食饅頭數十其行如飛自言二百餘  
歲後往陝西不知所終皆異人也

陳道昶者居華山後徙居寶鷄香淨山絕頂之上  
嘉靖初吾邑令魏侯廷璽過寶鷄聞此老偕二友

入山訪之至山口見一道人迎候路傍問之何來  
曰師父令道童出迎魏問何從知我輩來曰山中  
人久靜是以知之次日至絕頂見一老人幅巾布  
袍赤脚出迎即道昶也延坐與語先一日道昶借  
樵者木置延客所設木榻其徒問之曰明日有貴  
客至其先知如此蓋董五經之徒歟

近世吳興凌漢章之針灸隨用神效潑川吳日章  
之星命半塘和尚之相術百試百中吾鄉陳天器  
之寫真容貌氣色無一不肖其生皆絕藝也今豈  
易得乎

吾鄉天寧僧秀碧峰者自幼出家即不茹葷每日  
五鼓起誦經禮佛無間寒暑衆中最名有戒行今  
秋忽得疾卧床月餘終日酣睡自言甚適忽一日  
起沐浴索送終新衣服訖盤膝端坐索念珠誦阿  
彌陀佛數十聲既而止呼佛字亦數十聲與徒衆  
言別趺坐而逝越三日神色不變左手捻中指作  
卍字右手仰開指猶軟頸骨挺然嘗聞有坐化者  
今始見之亦其平日靜專之功所致也年七十時  
嘉靖壬寅八月一日也

江浦孔德貽蔭自南京戶部出守荆門年四十二

父六十二祖八十二子二十二孫二歲五世俱全  
人間罕有士夫多咏歌之惟澧州守廣東趙善鳴  
一聯捧觴令祖還稱祖戲綵賢孫又見孫最爲切  
當

丘文莊公弔岳武穆樂府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  
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  
史筆也

邵二泉作孫景雲妻鍾烈婦傳云刎死衣污溺死  
衣濡屍而易之死且受辱吾其死縊詞約意盡無  
忝古作也

今上臨御久簡於視朝日居西宮奉道初用邵真人繼用陶真人官皆極品后妃而下法服以從蔣子雲官詞有云君王親著紫衣裳白玉冠簪八寶光夜半碧壇星月冷九天仙樂下鸞鳳離宮複道接蓬萊雲繞千峰五色開香輦無塵珠箔捲後宮遙從上陵回小年選入蕊珠宮紫閣玲瓏十二重日侍上真修法事水晶盤捧玉芙蓉碧殿瑤壇禮上清桂花冲露浸銀屏雙雙玉女扶青案跪啓琅函諷道經

嘉靖九年秋予內姪張有守夢人持示一籍如試

錄者揭視之見有守名第一吾兒清孺次之張悌  
徐子龍又次之明日有守以所夢告諸三人四人  
者年相若皆邑庠有志者私相喜謂他日當偕登  
科第是冬有守得疾卒次秋予兒病卒又二年悌  
疾作遂驚歎曰吾不起矣人問之乃述所夢至秋  
果卒子龍固無恙見悌卒亦咤曰吾其能免乎次  
年亦得疾卒夫四子者皆銳意進取而賫志以歿  
豈冥冥之中果有主之者乎抑有守精神感召固  
與三人者同乎靜言思之豈勝痛哉

徐襄陽西園雜記上

